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二十三

昭公

名稠襄公子在位二十五年出奔在外

庚申

周景王四年

元年

陳襄公二十八年紀文公九年宋平公三十五年晉平公十七年齊景公七年秦景公三十六年楚邲敖四年衛襄公三年蔡靈公二年鄭簡公二十五年吳子夷昧三年是歲楚公子圍弒邲敖而自立

子產却楚迎女以兵

且娶于公孫段氏

段鄭大夫子石也

伍舉為介

伍舉也

者之副

既聘

既行聘禮

將以衆逆

楚欲以兵入鄭逆婦

子產患之

恐其因而

使子羽辭

子羽鄭之行人

日以敝邑褊小

言鄭國城

不足以容從者

不足以容公子從

請墠聽命

請於城外除地為墠

左傳句解

以行昏禮

令尹使大宰伯州犁對曰

令尹公子圍也使州犁荅子羽大音

太君辱貶寡大夫圍

言辱鄭君有賜於楚公子圍

謂圍

謂我公將使

豐氏撫有而室

言將使豐氏之女撫有汝室

圍布几筵

告于莊共之廟而來

我公子圍所以自布几筵告于祖父之廟而後來逆婦也莊王圍之

祖共王圍之

父也

若野賜之

若於城外為殫使

是委君貶于

草莽也

賜於草莽之中也

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則是我大夫圍不得列于諸卿之位也

不寧惟是

又不持

又使圍蒙其先

君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

君

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也

將不得為寡君老

辱

先君之命必將黜

其蔑以復矣

如此則無以復其國矣

唯大夫

之為我謀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

本有何罪

特實其罪

特取滅亡則是不備以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我將恃汝楚以安靖其國家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而汝大國乃或包藏其禍心以謀我鄭言其以兵入將為

不利小國失恃

失其所恃

而懲諸侯

以致使諸侯為戒

憾者

無不恨楚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也則鄭之在楚與

其敢愛豐氏之祧

豈敢愛惜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成

禮乎

伍舉知其有備也

請垂橐而入

也其兵

音屯

重橐而入城示

許之

入逆而出

公子圍入鄭遂

無弓也

許之

入逆而出

公子圍入鄭遂

昭元年

趙武論守信以勝楚

會于號會諸國大夫尋宋之盟也襄公二十七年晉祁

午謂趙文子曰文子趙武宋之盟于宋也楚人得志

於晉楚爭先軟今令尹之不信今公子圍詐諸侯之所聞也

諸侯莫子弗戒汝今不懼又如宋恐楚又如宋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往年屈建為楚令猶詐晉而駕焉由且衷

以陵駕况不信之尤者乎况公子圍乃不楚重得志於

晉設使楚人再得晉之耻也深足為子相晉國自汝將

輔相國政以爲盟主於今年矣襄公二十五年

云七年者不再合諸侯二十六五年會澶淵儀三合大夫

夏齊服則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子襄二十九年

晉為師徒不頓軍旅不為國家不罷國家不為之民無

謗讟民無有謗諸侯無怨怨于晉者天無大災天亦不

災子之力也此皆汝有有令名矣有大功者而終之以

耻而使楚再得午也是懼祁午稱名謂吾子其不可以

不戒汝今不可文子曰武受賜矣文子稱名答云然宋

之盟然而社年子木有禍人之心子木之詐晉是武有

仁人之心我之遜楚是是楚所以駕於晉也此楚所以

昭元年

昭元年

也晉今武猶是心也今日我由前楚又行僭楚人又非所害

也於我武將信以為本以為之本循而行之率此信譬

如農夫譬如農人是穠是藜穠耘也所以除草藜耨也

本雖有饑饉雖水旱無常必有豐年然耘耨不怠必有

信者雖暫有所屈且吾聞之且吾所能信不為人下守

信者必不吾未能也但恐未詩曰抑之篇不僭不賊不

為人所屈鮮不為則能如是者罕有不為信也釋不僭能

為賊害鮮不為則人之法則上聲信也賊之義能

為人則者苟能為不為人下矣必不受屈於吾不能是

難昔之所難者恐楚不為患彼楚之不信楚令尹圍請

用牲尸今子園讀舊書加於牲己之書加於牲上

而不軟血恐晉晉人許之從子園○季武子伐莒魯季

莒取鄆鄆莒邑也降於莒人告於會時莒大夫與於魏

之楚告於晉子園告曰尋盟未退言諸國尋宋之而魯

伐莒而魯與瀆齊盟尋盟以弭兵也今魯請戮其使時

使叔孫豹在會楚樂栢子相趙文子栢子樂王鮒也時

欲求貨於叔孫叔孫豹而為之請為約請免其使

請帶馬王鮒難言求賂弗與豹弗梁其跽曰臣名跽苦

反定貨以藩身如藩籬馬藩音蕃子何愛焉汝何愛貨而

季孫宿伐莒取鄆
楚公子圍欲殺叔
孫豹趙孟言而免
之

上而已

叔孫曰諸侯之會言魯所以衛社稷也所以為社我以
貨免我若納貨魯必受師討魯會盟之罪是禍之也此如
是禍而得免罪魯必受師討魯會盟之罪是禍之也此如
魯也何衛之為法稷乎人之有墻譬如人家以蔽惡
也所以屏蔽墻之隙壞有缺敗誰之咎也乃墻之咎也
衛而惡之我將以衛社吾又甚焉則吾罪又雖怨季孫
雖怨季孫伐魯國何罪使之受兵乎叔出季處叔孫為
出使季孫為有自来矣此法從吾又誰怨今遇此戮然
上卿當守國有自來矣未久矣吾又誰怨無所怨也
耐也耐而樂王弗與若無以不已容止召使者召樂
使去聲裂裳帛而與之裂其下裳之曰帶其褊矣言汝

今帶褊盡所以裂裳趙孟聞之趙武聞曰臨患不忘
國言叔孫身臨患難忠也是忠思難不越官謂已職當
難去聲信也守信圖國忘妃為國而不納貞也是能謀
主三者信貞為主義也無不有是四者為臣而我只可
戮辱豈可乃請諸楚趙武請於曰魯雖有罪雖內違其
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也不避畏威而敬命矣既畏
威敬楚子若免之免其罪以勸左右可也可以勸勉左
於命矣子若免之免其罪以勸左右可也可以勸勉左
國若子之羣吏設若汝左右處不辟汚其處於國也不
音出不辟難其出於外也不其何患之有為臣皆忠患
鳥音出不辟難其出於外也不其何患之有為臣皆忠患

之所生以有患者汚而不治無人治之難而不守有患

無人所由來也此患之所能是二者能與難又何患焉必不為衆

國家何不清其能有臣能此二者其誰從之心之所歸

也魯叔孫豹可謂能矣此二者請免之以靖能者請免

以安靖他子會而赦有罪今改為會而又賞其賢又賞其賢又賞

賢能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如此則諸侯無視

遠如邇視遠如近不憚疆場之邑謂如鄆邑之一彼一

此或歸於魯何常之有當今衰世恤大舍小恤大國而

足以為盟主然後足以主又焉用之又何必治此爭邑

封疆之削國之封疆何國蔑有無國主齊盟者主諸侯

誰能辨之誰能為其吳濮有釁吳在楚東濮在楚南設

各反許楚之執事楚之為豈能顧盟豈復顧弱兵之盟

乎莒之疆事莒國疆楚勿與知在楚不必與知諸侯無

煩在諸侯不煩不亦可虘如此何不莒魯爭鄆此一國爭

為日久矣非一苟無大害於其社稷苟不為莒國可無

亢也雖不必禦去煩宥善去煩細之事赦善莫不競勸

勉則人莫不爭子其圖之汝其自固請諸楚再三請楚人

許之子圍乃乃免叔孫孫之戮○天王使劉定公勞趙

劉定公豫識趙孟
之死左氏初用此
法亦屬套語

孟於潁

潁水名趙武歸自會臺於潁水之館于雒汭

雒水之北音洛也

劉子曰

劉子定公名夏

美哉禹功

觀雒水而思明

德遠矣

言禹明德深遠故

微禹

設使無禹以平水土

豈復有人

吾與子冕弁端委

冕弁皆冠也端玄端服也委未詳恐是委貌則亦冠

類也

曰治民臨諸侯

言我與汝共服衣冠內

禹之力也

禹也

子盍亦遠續禹功

勸趙子孟何不遠纂禹功

而大庇民虐

以大

其民使功遠及

對曰老夫臯戾是懼

言以當亂世後世如大禹乎

焉

能恤遠

世焉於度反

吾儕偷食

我輩偷安以享祿食

所謀不

何其長也

劉子歸

定公歸周

曰語王

武之

趙

武

武

有智識而昏耄

其趙孟之謂乎

趙武正

為晉正卿

乃及之

知去聲

合此語

為晉正卿

國之

曰主諸侯

而儕於隸人

乃自北於徒隸之人苟偷

食朝不謀夕

不為遠慮

棄神人矣

民者神之主棄神人

民叛

何曰能久

趙孟不復年矣

將死不

後扶

神怒不歆其祀

民叛不即其事

民叛則

功祀事不從

又何曰季

鄭徐吾

是年之冬

犯之妹美

徐吾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矣

穆公之孫名

網幣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公孫黑字子皙子南之從

兄也強委禽於徐吾犯欲

左傳句解

卷之三

昭

昭元年

爭娶其妹也禽鴈也納採用鴈強其兩反犯懼二子爭娶故懼告子產子產為政故以其事告之

子產曰是國無政言鄭國無政故有此事非子之患也非汝所憂唯所

欲與二子惟汝意之所欲犯請於二子徐吾犯遂請於子南子哲請使女擇焉請二子至其家使其妹自擇所與

皆許之二子皆許自來子哲盛飾入以衣服盛飾而入

布幣而出陳幣帛於庭而出子南戎服入着軍旅之服而入左右射

執弓挾矢以射左右射食亦反超乘而出先駕車走而登馬乃出乘去聲女自房觀之

犯之妹在房觀二子曰子哲信美矣謂其盛飾抑子南夫也然子南剛強乃丈夫

道之夫夫婦婦夫當剛強婦當柔弱所謂順也如此乃順理也適子南氏遂嫁

公孫楚子哲怒怒不得妻既而橐甲以見子南子哲橐甲帶甲而往見之橐音

欲殺之而取其妻欲殺子南而奪其所娶子南知之知其橐甲執戈

逐之執戈以逐子哲及衝至道路之衝處擊之巨戈以戈擊子哲子哲傷而

歸為子哲所傷告大夫曰子哲我好見之言我好意以見子南不知其有

異志也不知子南欲害我故傷見傷大夫皆謀之謀處其事子產曰

直鈞論其事則二人皆直先聘子南直也子哲直也論其罪則子南直也子哲直也

罪在楚也子南年幼而位賤故有罪也因乃執子南使人

執而數之子產親數其罪數上聲曰國之大節有五其目女皆奸

之汝皆犯此五者畏君之威畏君威權聽其政聽國政尊其

賢以賤尊貴事其長以幼事長養其親奉養其親五者所已為國

昭元年

也所謂大節今君在國有公女用兵焉敢執兵以傷人不畏威也畏

者不如此奸國之紀專意殺戮不聽政也聽政者子皙上大

夫位女嬖大夫賤位而弗下之待之不謙卑以不尊賢也尊

者不如此幼而不忌無年幼而無畏忌不事長也事長者兵其從兄以

傷其從父之兄從如字不養親也不養親者君曰稱公言余不女忍

殺言我不忍宥女曰遠姑從寬宥命勉速行庫汝其自

行無重而罪无增去里汝之將行子南將逐子南而遣之行子產咨

於子大叔太叔游也乃子南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

亢身稱名答言我尚焉能亢宗安能蔽游氏之彼國政

也謂之家之政令也非私難也非是以私意作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苟利於國又何疑焉何必疑畏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周公攝政二叔流言乃

夫豈不愛管叔兄也蔡叔弟也周王室故也

吉若獲戾我若子將行之汝亦當何有

於諸游何必顧游氏之族乎○晉侯有疾晉平鄭伯使

公孫僑如晉聘鄭簡公使且問疾兼視叔向問焉問子

曰寡君之疾病言我晉卜人曰卜師實沈臺駘為祟

子產論二神而知
平公之病在女色

謂二神為之禍
史莫之知祝史無識敢問此何神也問

神之源流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高辛帝伯曰闕伯名闕子

音遇伯闕季子曰實沈實沈居於曠林二子處曠林之地不相能

也不相善日尋干戈常常用兵以相征討征自相伐后帝不臧帝堯不善

所為二子遷闕伯于商丘徙闕伯居商丘之地主辰使之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商之先祖相土封於商丘故辰為商星故大火為商國之星

見襄公九年注遷實沈于大夏遷實沈居大夏之地主參使之主祀參星

也參水星宿唐人是因堯之子孫襲封於大夏以服事夏商

自唐虞歷夏及商世為諸侯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末世其君曰叔虞非下文

邑姜所生者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之女也震懷

胎也大叔成王之夢帝謂已邑姜夢見天帝告云余命而子曰虞

唐命汝子之名曰虞取將以唐人所封將與之唐大夏之地與之屬諸

參使託身於參星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昌盛及生及至邑姜生子

有文在其手曰虞其手自然成文有字曰虞遂而命之遂命其名為虞及成

王城唐武王崩成王立遂滅唐而封大叔焉取其地以封弟叔虞是為

始祖晉之故參為晉星故參星為晉國之星不曰唐而曰由

是觀之源流則實沈參神也則知實沈是晉地也主祀參

次之實沈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遠子名昧音曳為

玄冥師為水官生允格昧生二子長名允格少名臺駘臺駘能業

昭元年

其官繼其父業宣汾洮疏通二水障大澤障大澤巨處犬

原以君太原晉陽帝用嘉之顯帝美其盡職封諸汾川封臺駘於汾水

之地使沈沈沈音太如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守今晉主

汾而滅之矣今晉主有汾川由是觀之觀此源流則臺駘汾

神也則知臺駘是主抑此二者然而此實沈不及君身

不能降禍晉侯山川之神若臺駘為則水旱疫癘之災

若國家有於是乎祭之祈福祥祭音詠日月星辰之

神若實沈為則雪霜風雨之不時若國家有於是乎祭

之於是祭祭日月若君身若晉君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神豈能為禍僑聞之我之所君子有四時朝晝夕夜朝

聽政聽國書曰訪問得政夕曰修令修飭夜曰安身安

體於是乎節宣其氣以此四時節之務使勿使有所壅

蔽湫底壅謂瘴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蔽謂塞而不得

不使有此四者湫音止巨露其體氣不宜散則飲食兹心不

爽體羸則神識亦弱而昏亂百度亂百事之節度今無

乃壹之今晉君無乃惑於女則生疾矣所以宜散不僑

又憚之我之所內官不及同姓充嬪御之職其生不

昭元年

昭元年

殖若取同姓則生疾美先盡矣人於同姓相愛尤厚若

極則相生疾然則美盡君子是已惡之惡取同姓故志

曰所以古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若買置媵妾而不知

卜而得吉必違此二者違避壹四時取古之所慎也古

謹重也男女辨姓氏所出禮之大節也此乃禮中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今聞晉君內官有姬其無乃是也乎所

致疾者無若由是二者若因壹四時取弗可為也已則

乃由是乎疾非藥石四姬有省猶可若於四姬減省接御無則必

生疾矣如無減省晉侯聞子產之言平公聞曰博物君

子其該重賄之厚其贈晉侯求醫於秦秦有良醫

秦伯使醫和視之秦景公使良醫曰疾不可為也醫和

公病不可治是為近女室疾如蠱病如蠱

非鬼非食不由鬼神惑且喪志惑於女色失其良臣將

妃晉之賢臣不能救天命不祐福之公曰女不可近乎

平公言然則女對曰節之答言非不可先王之樂譬如

樂也所已節百事也百種之事故有五節謂宮商角徵

遲速本末已相及其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中聲已

降中和之聲既成五降之後五聲罷不容彈矣不容更

秦良醫和知平公近女色必死

彈平於是有煩手淫聲五降不息以手妄彈是謂煩手此手所擊非聲之正是謂淫聲

惛堙心耳慢人之心塞人之乃忘平和使人忘失君子

弗聽也故君子不聽此淫聲物亦如之樂之有節如至於煩及至乃

舍也已則姑舍之無巨生疾煩而不合君子之近琴瑟

君子所以巨儀節也以為心之儀節非巨惛心也不以

鼓琴瑟者天有六氣其日降生五味六氣合雜而生五行之

慢其天有六氣在下降生五味六氣合雜而生五行之

酸金味辛發為五色發凡而為五色鹹色黑苦色徵為

五聲徵青聲角白聲商黃聲宮也淫生六疾滋味聲色

用之過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此謂天分為四時六

則生疾之化分為春溫夏時序為五節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

七十二日亦七分主四季過則為菑受用六氣有過度者

同陰淫寒疾陰過陽淫熱疾陽過風淫手疾風過多則

兩淫腹疾兩過多則晦淫惑疾夜當安身近女過明淫

心疾書當應事思慮過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故為

故為時淫則生內熱熱之疾以其陽物故過用則生內

則生時今君不節不時言晉君惑於女色御之能無及

此乎故生出暨和告趙孟以荅平公趙孟曰誰當良臣

問汝言良臣將對曰主是謂矣主稱趙孟曰王相晉國

故是誰當之

昭彞

昭彞

汝自相國以於今八年併今年而晉國無亂無作亂者諸侯

無闕無背可謂良矣非良臣和聞之吾之所聞有云國之大臣

國有輔臣榮其寵祿為已榮任其大節節大事以有蓄

禍興國家將有而無改焉大臣不能改必受其咎則必

殃今君至於淫且生疾淫致疾將不能圖恤社稷將

於不能謀禍孰大焉孰大於此王不能禦能格君心而

禦止吾是且云也良臣將成趙孟曰何謂蠱問蠱對曰

淫溺惑亂之所生也言溺於女色如溺水然惑亂於文

以其字血蟲為蠱蠱字下血上蟲器穀之飛亦為蠱積

而言之血蟲為蠱受蟲害故謂之蠱穀之飛亦為蠱積

久而化飛蠱在周易稽諸周女惑男巽長女在下艮少

少男風落山巽為風在下艮為山在上謂之蠱此二者

之象故以名卦蠱和皆同物也三說皆趙孟曰良醫也

釋蠱之義有此三說厚其禮而歸之遺之歸秦

其言有理厚其禮而歸之遺之歸秦

故稱其良厚其禮而歸之遺之歸秦

辛酉二年楚靈王晉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乃韓厥之

者宣子代之將中軍晉使來聘觀書於大史氏魯之古

太史之官韓起就見易象與魯春秋是時此二者未曰

而觀之大音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召王也

注解並見序文盡叔弓聘于晉叔弓魯大夫報宣子

子忍反王去声叔老之子也

韓宣聘魯知周
周禮盡在魯

也報韓宣子之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辭曰

寡君使弓來繼舊好言魯君使我來以繼舊好固曰女無

敢為實魯君謂我云汝不得受徹命於執事若君命得

執事敝邑弘矣魯國受賜大矣敢辱郊使豈敢煩辱郊勞之請辭

請辭郊致館賓至使人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稱

勞之禮致其館舍臣之祿也乃已之敢辱大館

豈敢煩辱致此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美叔弓之知吾聞之

曰吾之所忠信禮之器也禮以忠信卑讓禮之宗也以

讓為之宗主辭不忘國謂稱忠信也此叔弓先國後已先國

謂大稱臣之弘後已卑讓也此叔弓詩曰民勞篇敬慎威

儀言人能恭敬謹且近有德亦可謂近於夫子近德

矣此詩之義鄭公孫黑將作亂黑子欲去游氏去

黑為游楚所傷故欲而代其位代子大傷疾作而不果

復楚所傷之瘡其疾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

駟之子故子產在鄙時子產聞之聞其懼弗及欲及其

也先乘遽而至乘傳車使吏數之使有司數子哲曰伯

有之亂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呂大國之事以國家共而

未爾討也未暇治爾有亂心無厭言汝好亂不國不女

子產討子皙賜

堪國家不忍專伐伯有專擅與兵而罪一也此汝之罪一也昆弟

爭室去年六卿私欲殺之而取其妻而罪二也此汝之罪二也薰隧之盟

為盟於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曰女詐君位也而罪三也此汝之罪三也有死罪三三罪皆當誅死何吕堪

之所以不忍不速死若不速死大刑將至言將加再拜稽首

子哲拜受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天已

汝無更助子產曰人誰不凶人不終命也

惡之人不得作凶事為凶人汝作凶惡之事不助天

終其天命請吕印為褚師褚師

不助天其助凶人虐豈可助汝凶請吕印為褚師褚師

也子哲又請以其子印子產曰印也若才言汝之子君

將任之鄭君自不才若如汝將朝夕從女且夕將從汝

音汝下同女罪之不恤汝罪當歿而又何請焉又請乎不

速歿司寇將至言將命刑官斷七月縊子哲自尸諸周

氏之衢陳其尸於通加木焉書其罪於木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三卷終



所圖書

